



築

語言的巢

FOR
HAKKA
LANGUAGE

跨世代轉身
我們的母語運動

築，語言的巢
自然而然 開口說客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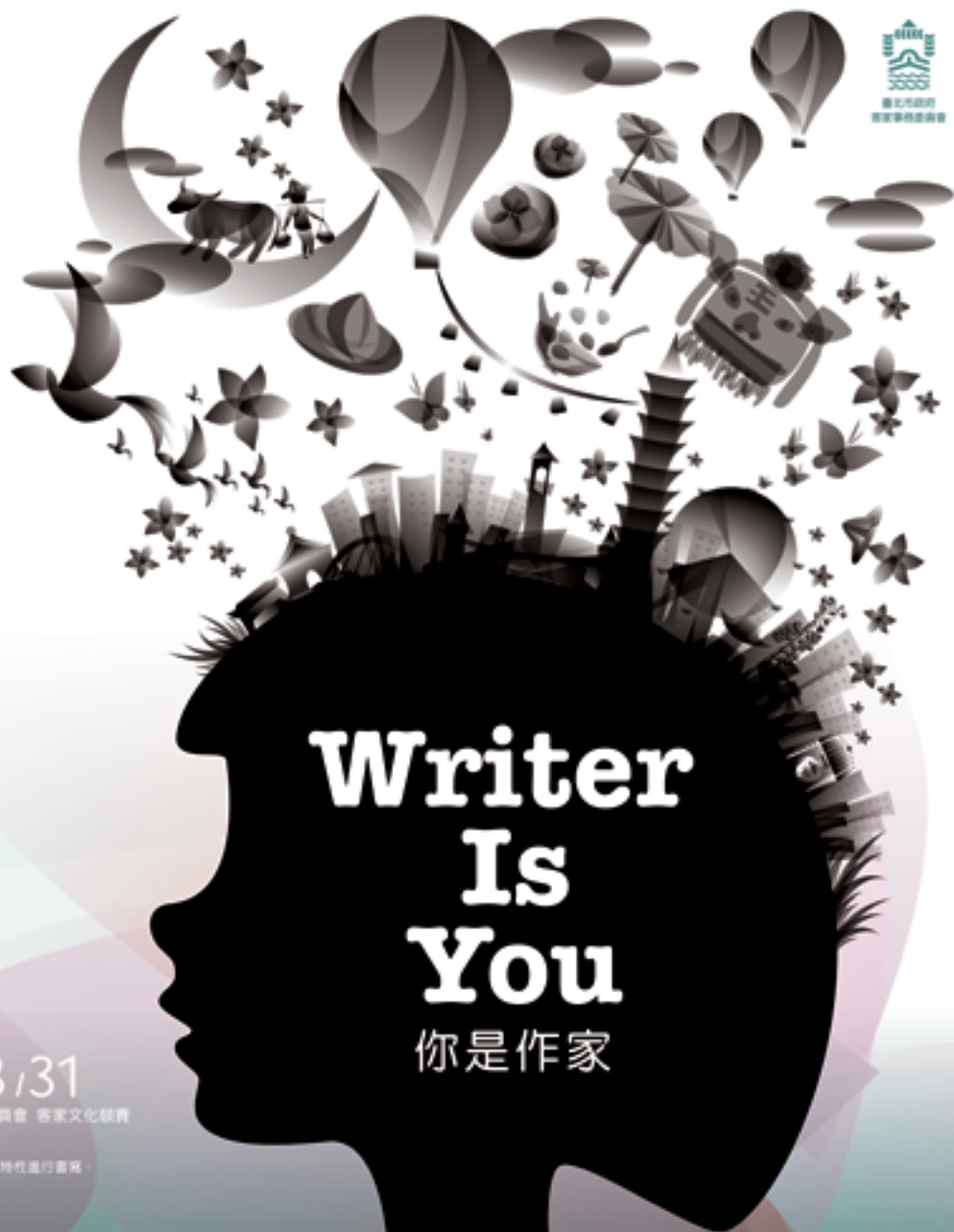
我是詔安客
我的心，我的眼，我所寫。

後生講文學
築 一個後生文學夢

故事·臺北
從發聲到投身
三十年做一件對的事



2018 客家作家



5/1 ▶ 8/31

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客家文化競賽

徵文主題

針對客家故事、性別議題與文化特性進行書寫。

徵稿對象

參賽者年齡須在40歲以下
(民國67年1月1日(含)後出生者)，僑胞不限。

徵稿類別

短篇小說：以華語書寫，內容、題材不限，惟須含客家元素與意象，字數5,000至10,000字內。
散文：以華語書寫，以在地鄉土與當代動盪方式探索題材方式為佳，字數1,200至5,000字內。
小品文：以華語書寫，內容、題材不限，惟須含客家元素與意象，字數600至1,200字內。
客語詩：以客語進行書寫，並標明腔調，輔以華語註釋，行數在30行以內為原則。

徵稿獎項

短篇小說：首獎1名，獎金為新臺幣10萬元禮券，獎狀乙紙。
優選1名，獎金為新臺幣4萬元禮券，獎狀乙紙。
佳作3名，獎金為新臺幣2萬元禮券，獎狀乙紙。
散文：首獎1名，獎金為新臺幣8萬元禮券，獎狀乙紙。
優選1名，獎金為新臺幣3萬元禮券，獎狀乙紙。
佳作3名，獎金為新臺幣1萬元禮券，獎狀乙紙。
小品文：首獎1名，獎金為新臺幣2萬元禮券，獎狀乙紙。
優選1名，獎金為新臺幣8千元禮券，獎狀乙紙。
佳作3名，獎金為新臺幣5千元禮券，獎狀乙紙。
客語詩：首獎1名，獎金為新臺幣3萬元禮券，獎狀乙紙。
優選1名，獎金為新臺幣1萬元禮券，獎狀乙紙。
佳作3名，獎金為新臺幣8千元禮券，獎狀乙紙。

徵文資料

- 一、報名表1份。
- 二、徵文活動同意書(切結書)1份。
- 三、身分證明文件正反面影本各1份。
- 四、參賽作品稿本1式3份。
- 五、電子檔(光碟或隨身碟)1份。

徵稿方式

參賽作品請將上述徵文資料按順序排妥後，於107年8月31日前以特快寄達(日期以郵戳為準)，並請於A4信封上黏貼本競賽之專用信封封面，收單人送至承辦「暨發創思有限公司」地址：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東二段212號。
電話：03-6585879分機10 萬小冊1，逾期恕不受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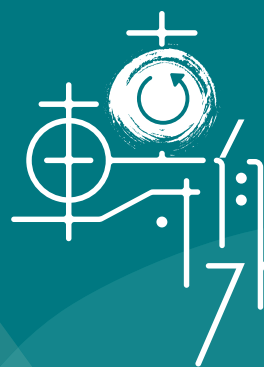
徵稿期間

107年5月1日至8月31日止(以郵戳為準，逾期恕不受理)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承辦單位：暨發創思有限公司

spring periodical



TAIPEI
HAKKA
CULTURE
QUARTERLY

春風

NO.63
2018

CONTENTS

目次

06

跨世代轉身

我們的母語運動 P.06



14

築，語言的巢

沉浸式教學 生活就是最好的母語課本
同學生講客話 共下來起語言巢 論述 / 楊名龍 P.14

紐西蘭毛利語沉浸式教育
對客家母語傳承復振的啓示 論述 / 張學謙 P.18

自己的語言巢自己築 - 課堂 X 客廳
關懷鄉土 成為教學使命感 專訪 / 邱一帆 P.22

用客語搭起祖孫的世代情感橋梁 專訪 / 賴世邦 P.24

母語家庭 復甦客語最後防線 專訪 / 范良克 P.26

黃硯鋼：
自然而然 開口說客語 撰文 / 黃硯鋼 P.28

廖育辰：我是詔安客
我的心 我的眼 我所寫 撰文 / 廖育辰 P.30

自己的語言巢自己築 - 社區 X 客語 X 社群
張淑玲深耕社區大學
榮獲本土語言傑出貢獻獎 專訪 / 張淑玲 P.32

社群“瘋”客語 趣味客語創字 專訪 / 薛雲峰 P.36

自己的語言巢自己築 - 客語 X 職場
出版《醫護客語》 打造全面客語友善環境 專訪 / 劉醇鑫 P.38

開設醫用客語課程 完善醫病溝通體系 專訪 / 張清泉 P.42





TAIPEI
HAKKA
CULTURE
QUARTERLY

NO.63

後生講文學

母語的巢

築一個後生文學夢 P.44

故事 · 臺北

那些人 · 那些事

從發聲到投身
三十年做一件對的事 專訪 / 羅肇錦 P.48

社會學的眼
看見臺灣客家發展流變 專訪 / 蕭新煌 P.52

春

2018
spring periodical

發行人 / 曾年有

編審 / 陳淑貞、鍾貴琦、彭文美

編輯統籌 / 李靜美

出版者 / 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地址 /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 157 巷 11 號

臺北市客家文化會館

電話 / (02) 2702-6141

傳真 / (02) 2325-2341

網址 / www.hac.taipei.gov.tw

發行日期 / 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企劃製作 / 黎歐創意有限公司

總編輯 / 郭玫芬

美術總監 / 王志中

執行編輯 / 鍾彥琳、林孟賢

攝影 / 黎歐創意有限公司

地址 /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東二段 212 號

電話 / (03) 658-5879

GPN : 2009105822

ISSN : 17292875

* 本季刊相關論述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會意見
版權所有，未經許可禁止轉印或轉載





從
「還我母語運動」
走進

當代・客家

如果，
「還我母語運動」
是一場從 1988 年開始的馬拉松接力賽，
那是客家青年走上臺北街頭，
高舉「還我母語」的旗幟遊行，
怒吼著身為客家人卻無法大聲說客家話。

轉眼間……三十年過去，
當代客家青年，
如何延續上一代為母語付出的心血，
奮力奔向下一個三十年？

我們的 母語運動

口述 / 許維德 施富盛 劉介修 向盛言
文字整理 / 黃子綺 劉祈芸
照片提供 / 邱萬興

關於「母語」，本期邀請到四位曾經旅居海外的學者專家，藉由他們海外生活的文化觀察，我們除了可以借鏡他國經驗，也在這「還我母語運動」屆滿三十年的當下，關於「臺北·客家·母語三十」……這許多當代的關鍵詞彙與議題，以社會、文化、經濟、傳播等不同面向再思維。

時值世代轉身，這場「還我母語運動」的馬拉松接力賽，未完，待續……

編輯室

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族群政策，可否談一談旅居海外的文化觀察？如何看待臺灣目前的族群文化發展？



許維德



在這個快速改變的世界，的確存在不會說族群語言卻有族群認同的情況。比如美國每年 3/16 的「聖派翠克節」，這是屬於愛爾蘭人的節日，當天美國的愛爾蘭人都會在這天穿著綠色衣服走上街，這大概是族群認同和語言之間的微妙答案——「象徵性的族群」。



許維德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法學士（1991），美國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社會學系哲學博士（2005），現任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2013—），研究領域包括認同研究、族群關係、國族主義與社會運動等。



施富盛

波蘭亞捷隆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專長於地方社會研究、中東歐區域研究、城鄉發展、社會變遷、全球化研究。



施富盛

每年6月底克拉科夫都有所謂的「東歐地區民俗舞蹈節慶」，各國地區舞團為了參與舞蹈節，會在團練以及日常工作以外的時間努力爭取經費，並培養社區民衆參與，而舞蹈節等於是提供了展現才華的舞臺。



向盛言

當時我在威爾斯得到一個關於「母語」的震撼教育——教養包 (Parental Pack)。當威爾斯婦女去婦產科產檢，確認懷孕後就會得到這個教養包，裡面會有威爾斯關於母語的統計數據，以及大量關於雙語學習的優勢分析，甚至附上學習雙語的管道或資源。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真正的語言扎根是從這一環節去進行，因為在孩童3~5歲之前，學習語言的選擇權還是在於父母。



劉介修

英國的劇場文化為什麼這麼厲害？一齣戲劇的演出，小說文本、故事改編、演員呈現，這些分別都是一個獨立的產業，劇場只是發揮媒介作用。而英國的劇場，365天中有不同的劇碼持續上演，這就成為相關工作者“練功”的地方，這也是英國劇場文化的厲害之處。

客家也有很多戲曲、音樂、戲劇等等，是不是也能有一個「客家小聯盟」？專門提供給接觸客家音樂或是客家文化藝術的人去練習及相互合作，因為文化和藝術是需要練習的。政府有沒有辦法擔任領頭羊的角色？比如提供一個專門做音樂的「練功場」，甚至蓋一個 Live House，讓這些音樂工作者平常有練團的地方。而這些音樂工作者會定期舉辦表演，形成規律性的年度表演計畫來以此回報，重點是，不要過多地限制「一定」要有客家元素。



劉介修

英國牛津大學社會政策博士候選人，臺大衛生政策研究所碩士，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家庭醫學、老年醫學專科醫師。曾任臺大醫院竹東分院社區健康營造中心執行長、臺灣客家智庫秘書長、寶島客家電台主持人。2007年獲國家青年公共參與獎，研究領域包括比較社會政策、長期照顧、社區醫療與客庄發展。



向盛言

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學士，英國羅浮堡大學媒體及文化分析碩士，現任客家電視台當畫新聞主播、客家電視新聞製作人，曾獲第52屆金鐘獎兒童少年節目主持人獎。

編輯室



三十年了，是否跟大家談談心裡所看見的那個「還我母語運動」？

許維德



我會說，如果沒有還我母語運動，可能就沒有現在的客家族群。因為 1988 年的客家運動以語言作為主要訴求，而在那之前的客家，存在語言的差異認知，但並不全然認為不平等，甚至需要用集體行動的方式去改變不平等的情況。這是相對強烈的宣稱，但這是從「如何對族群定義」的角度去看待這個運動。

劉介修



首先要搞清楚，不同世代的客家人，他們需要的是什麼？六、七十歲的上一代討論的是「族群」，是離開家鄉來到臺北，遭受不平等對待甚至族群衝突，所以普遍都有「我是客家人」的意識。但對於二、三十歲的那一代，不再是族群至上的想法，朋友見面不會開口就問「你是不是客家人？」

因為不同世代擁有不同的生命經驗，所以更需要不同的客家政策。而現在的客家政策，都是以服務上一代居多，以「族群」獲得共鳴的情況下，自然舉辦的客家活動也是 old school 居多，而這樣鄉愁式的召喚對於客家年輕人並不適用。

施富盛



1988 年的「還我母語運動」，至少有一個語言訴求為主的大方向，但現在社會環境下的年輕人，對於未來並沒有整齊劃一的發展方向。所以我認為，要符合現在的時代發展，必須要鼓勵 6、7 年級生能夠擔當起整個社會的重任，並強調全球性的思考，因為如果沒有全球化城市的競爭思維，而是繼續裹足不前，永遠只能被踩在腳下。

劉介修



客家文化是「活」的，而不是一個名為客家的標本。客家運動三十年，這是一個邀請年輕人去參與客家的時機，讓他們的所學專業和客家有所連結，以此來召喚他們。因為只有當客家變成自己的一部分，才會創造出實質的產物，才不會被時代遺忘。

向盛言



我在客家電視台十多年，算一直在做客家嗎？其實是因為我相信客家電視台有條件和空間讓我堅持下去，但是，能不能讓其他像我一樣，對客家有所堅持的人，在除了客家電視台的地方都能堅持下去？戲劇、文學、設計……每一個領域，都能夠有堅持客家的人，就夠了。

編輯室

時代不一樣了，該如何吸引年輕人走入客家、參與客家？



向盛言



比如客家電視台在開「小○事件簿」這個節目時，就和平常播報客家新聞的型態上有一定差異，因為我們希望讓這些孩子們，可以在媒體上發表自己的看法，更希望他們的想法和感受都能被聽到、被重視。而這樣的節目，不管是成人的組成、節目上孩童語言的使用情況，我們也希望呈現社會的自然樣態。

劉介修



讓年輕人走入客家、參與客家，除了要從過去的「鄉愁」轉換到「專業」以外，更應該提供年輕人實質的社會經濟，甚至提供一個讓客家產品可以進行城鄉買賣的平臺，將年輕人重新串聯起來。以經濟網絡為基礎，打造屬於現今客家年輕人的集體生活記憶。

編輯室

結合臺北市的都會文化性格，臺北市客家未來發展的可能方向是？



施富盛



當前的「都會性格」強調的是全球城市，是要求成為國際經濟、國際政治，和地方連結的節點。關於臺北客家，我認為未來可以探索「客家文創」的可能性，但是必須按照文化產業全球運作的思維去看，做更大膽的嘗試，以此帶領台灣客家走出台灣，與他國進行城市與城市之間的競爭。



金鐘節目主持人 - 向盛言主持《小○事件簿》榮獲第 51 屆金鐘獎，他帶領孩子一起走金鐘紅毯。



有豐富國際交流經驗的施富盛（右三）2017年參與日本關西大學全英語授課國際線上共同課程交流。

劉介修



臺北應該可以先做一個著重創造在地經濟的「Hakka Mall」，我之前去韓國買了2個要價2000元台幣的杯子，回來就看到1個玻璃杯10塊。讓我不禁思考，臺灣好像常常在做一些便宜、大量複製的東西，這好像也是臺灣產業無法成功轉型的原因。因為新時代下的消費習慣，越來越多人寧願花較高的價格購買設計很棒或耐用的商品，而不是一直進行重複購買的動作。

施富盛



語言，是意識形態與價值觀的最終呈現，是最困難的議題。在發展臺北客家，我建議不要局限於從文化事務著手，而是把人找出來。舉一個我認為成功的案例——桃園「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將日據時代的建築群作基底，利用「街角館」將商家和社區進行串聯。當遊客走進街角館時，會由店員義務地介紹店內及當地的歷史發展故事，不再是走馬看花，而是一個文化教育的轉譯過程，更是一個遊客與當地建立認同的方式。

臺北市能不能變成沒有屋頂的「客家博物館」？找出臺北客家族群的分佈，找出屬於臺北的客家元素，利用街角館將這些客家人進行串聯，這也是屬於客家非常重要的文化資產。

劉介修



臺北應該要在城鄉交流的過程中，進行客家意象上的創新，從鄉村到城市——「進城」，客庄的商品沒有不好，而是少了當代的美學包裝，這恰恰是年輕人所擅長的。如果客庄的產品經過年輕人的設計、包裝，再透過「Hakka Mall」去創造在地經濟價值，這就形成了一個Business Model。

除此之外，也要讓城市的人進到鄉村，不一定要回鄉，但是要「近鄉」。因為當他們在「Hakka Mall」工作一段時間，對於客家商品有一定的認識後，會間接影響他們去從事客家莊的相關產業。總之，無論是「鄉進城」還是「城進鄉」，臺北的「Hakka Mall」都應該以此搭起城鄉平台，透過實質工作讓年輕人認識客家文化，而那就是真實的客家意象。這個絕對是在地經濟的另類詮釋，透過城鄉交流進行經濟的流動，從而帶動客家文化的城鄉流動。

編輯室

如何邁向下一個「客家三十」？



許維德



當族群通婚已然成為常態，而國家政策做得還不夠的前提下，我認為「自我覺醒」非常重要。為什麼自己的母語，自己的文化這麼重要？必須要有這樣深刻的認識，如若不然，這些語言、文化在下一個三十年，恐怕只是一個語音資料庫。

劉介修



某種定義上我們 6 年級生，成長於威權世代下，所以我們以前的文化是很“家長式”的，對待政府跟對待爸媽的想像是一樣的，你們說什麼，我就乖乖聽話。但現在的年輕世代不同，爸媽如果無法理解，他們會試著進行溝通，所以現在不管公領域或是私領域，都是需要世代間相互溝通及合作才有延續的可能。下一個客家三十年，必須理解不同世代所抱持的不同想法及論述，從每個世代擁有的生活經驗出發，互相交流後才能去開拓一個新的客家思維。

向盛言



我們這一輩的人沒有資格說做母語運動，因為我們根本沒有參與過，我們只是身體力行，日常性地說著母語，推行客語。這麼多年來，我一直朝著我想努力的多元方向在進行，希望讓不是講客語的人也可以參與客家這一塊。

施富盛




我常和朋友們在討論，不是客家人卻關懷客家族群，能不能得到客家認同？這樣看來，臺北也許就是那個答案，是那一座適合呈現族群多元文化的舞臺，而前提是，必須站在全球化的高度上進行自我定位。



長期關注社會議題的許維德，許多社運場合中都有他的身影。



多次聲援公共環境議題活動的劉介修（左二）長期活躍公共議題活動，同時也是「公醫時代」的發起人，也積極推動社區醫療，實踐在地性服務。



循 著自己的母語，歸巢而來，

累積足夠能量之後，又將各自銜著泥，
四處尋找屋簷下的一隅，勤勞地築起，
那客家語言的巢……



築

語言的巢

客家人，說客家話。



沉浸式教學 生活就是 最好的 母語課本

論述 / 楊名龍
插畫 / 彭勉富
照片提供 / 屏東立群幼兒園

同學生講客話 共下來起語言巢

築
・
語
言
的
巢

以目前客語在臺灣使用環境與傳承成效來說，客語的語言活力在未來 20~30 年之內，若無法有效復振，恐怕會走向凋零之危機。人類語言最早之傳遞源自家庭，理論上從家庭環境出發是最自然可行的方式。然而，面臨社會變遷的種種因素，當前客語的傳承工作，家庭教育多半失衡失能，學校教學必須肩負起責任。若是以語言巢的觀點導入，從學校出發、結合社區齊頭並進，再重新建立家庭的母語功能，聯繫成一片語言巢式的網絡，對於客語復興的課題，或許可以提出一些嘗試性的作法。

認識臺灣客語

臺灣是個多元文化，族群共生的社會，島上的語言，也從最早的原住民族語至現在閩南語、客語、華語、外來語等多種語言並存的情況。細究來說，臺灣的客語，其實存在著不同的次方言，包括北四縣、南四縣、海陸、大埔（東勢）、饒平、詔安、豐順、長樂（五華）、永定、武平、河婆、平遠、興寧、陸豐客話等等。

客語腔調分佈圖

- 四縣：北四縣 - 苗栗、新竹、桃園。
南四縣 - 高雄、屏東。
- 饒平：新竹（竹北）、苗栗（卓蘭）、及中壢一帶。
- 大埔：因地處臺中東勢，故又稱東勢腔。
- 海陸：桃園、新竹及宜蘭、花蓮、臺東部分地區。
- 詔安：雲林二崙崙背一帶。



另外，還有一種具有融合四縣、海陸兩者之間聲韻、詞彙、語法等特色的腔調——四海話。

以上所列舉的客語次方言除四海話外，多數次方言的命名緣由，是以大陸的祖籍來源地為主，例如四縣腔是興寧、平遠、蕉嶺、五華等四縣，後又融入梅縣等的合稱；海陸腔是海豐與陸豐的合稱；大埔腔在臺灣因地處臺中東勢，故又稱東勢腔等等。臺灣客語目前較具優勢的腔調，則是最為通行的四縣與海陸兩種次方言。其中，北四縣眾所周知，主要分布地區在臺灣中北部的苗栗，及其以北的新竹、桃園等地。南部六堆地區的高雄、屏東等地，也存在著許多的南四縣腔的人口。海陸腔則是散佈於臺灣各地，以新竹縣地區較為集中。各次方言間因遷徙、工作環境、通婚等等眾多社會因素，不乏有許多語言接觸的現象，但大致也都還能保留各地次方言之間的內部差異。但是，除了四（四縣）、海（海陸）、大（大埔）、平（饒平）、安（詔安）等五大腔調，透過政府對於客語能力的推廣，而較為人們熟知之外，其餘的客語次方言宛如星點分布，多以姓氏家族聚落的方式存在。客語的眾多次方言，傳承的環境困難重重，確實是已列為瀕危語言的情況。

客語流失危機

家庭，對學習語言是最早期發生之環境。但因現今社會的型態，使得家庭不再是母語學習的最佳場所了，讓客語沒有使用的環境和實用的功效。母語，原該是小孩從父母或祖父母處「自然習得」的語言，在家庭裡學到母語，是最自然可行的方式。目前在臺灣所處的語言環境裡，父母為了和子女溝通，大多以華語為主，而非使用母語。所以，身為父母要有客家族群的認同感，才能改變觀念；社會上多數人對客家族群有所包容，才能改變這種觀念。此外，父母親年紀輕，本身也不太會、不太願意說客語，若祖父母也不願與孩子講客話，家庭的語言勢必以華語溝通為主。

聯合報針對臺灣地區母語的傳承與流失做了一項普及調查，認為客家話流失情形非常嚴重。愈來愈多的客家人不會說客家話，說得流利的人更是鳳毛麟角。若以年齡層來說，40歲以上，客家話很流利尚佔59%之多，30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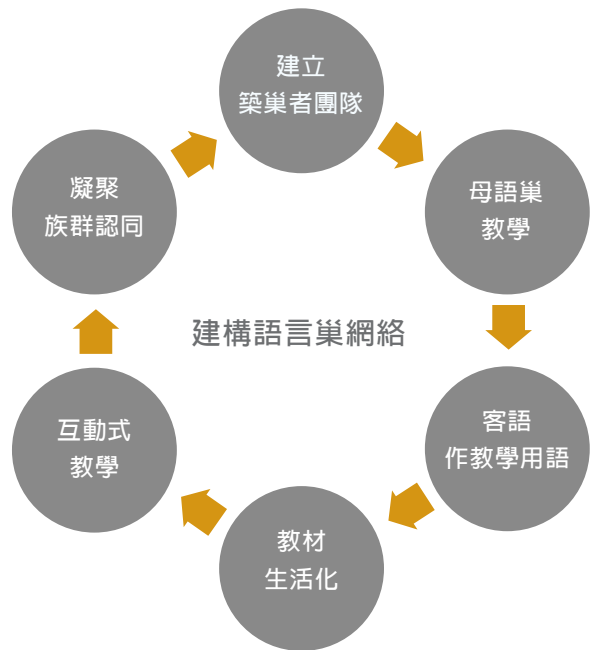
39 歲，比率減為 44%，20 到 29 歲，只有 23% 能操流利客語，15% 完全不會說。由此可見，年齡層下降，能說客家話的比率也隨之下降。客委會在業務報告時提到：「客家話在近 50 年來，以幾何倍數的速度消失中，13 歲以下會說流利客家話的客家後生僅 11.7%。換言之，每 10 位客家家庭 13 歲以下的小孩，大約只有 1 人會講客家話。依照這種流失速度，客家話不出 20 年，就會在這塊土地消失。」語言學者曹逢甫曾針對語言活力做過調查研究，在臺灣生活的三大族群中，就母語能力而言，閩南人的語言活力最高，原住民次之，客家人居後。本文發現客家年輕一輩，不會使用母語已是普遍的現象，對大多數仍會說客家話的年輕語用者而言，已是第二或第三的語言習得。而客家人會使用客家話的場合，多為家庭或家族內老一輩的溝通語言，甚至因通婚、都市化等種種因素，皆是退居家庭語言之外。若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來看，語言活力確實已逐漸地隱身，邁向凋零死亡之路。以上所論及的內容，無非想傳達客語的流失，似乎是不可逆的危機。我們該如何提振客語的語言活力，讓它能永續生存在這片土地上。

建構語言巢網絡

傳承客語，雖然，已有政府及許多民間團體大力鼓吹、推動。但是，語言的源頭，家裡卻不說客語了。目前我們只能冀望學校教育來翻轉逆勢，教育，仍是可以改變現狀的動力來源。學校原先規劃一週一次的鄉土客語課程，勢必要澈底改變作法與思維。本文將此觀點延伸，建議結合原有客語生活化學校的資源與模式，搭起一個個聯繫的橋梁，建構語言巢式的客語網絡。我們嘗試性的作法如下：

1. 母語巢的教學模式

我們希望汲取國小客語生活學校簡中的成功經驗之後，以此作為研究的基礎，由幼兒園、國小、國中、高中、大



楊名龍

新竹關西客家人，現任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客語教師兼任助理教授、國立交通大學國際客家研究中心客座助理研究員。臺北市立大學人文藝術學院中國語文學系文學博士。博士論文：臺灣客家次方言關係研究。研究興趣：臺灣客語、客家語言文化、客語教學、客家田野調查。



專院校的學校出發，結合社區，導入家庭，重新建構語言巢式的母語教學。我們應該竭盡所能地整合學校內外的資源，於課堂內外空間，建立起一個沉浸客語的環境，走出一條教學創新之路。

2. 為學習者打造生活化的教材

如果語言無法貼近人們的生活，無法與生活所需做出相關連結，語言及族群文化必然走向死亡之途。所以，我們若能為語言學習者量身打造，根據學生們日常生活所需的詞彙、常用句型、生活片語、生活會話，將諸多語料加以蒐集、分析整理、擇優編輯，輔以加上語言學的基礎知識，日常語言使用的正確語境，彙編成一本適合學生學習的客語實用手冊。若此類教材，真能更貼近學習者的使用狀況，或許，我們可以再依不同的客語學習者，研發多套的教材來因材施教。

3. 系統化融入其他課程

首先將各級學校中的社會文化的相關課程，系統化加入客語來教學，營造出生活化的客語環境。進而推及社區大學、大專院校，加入客語、客語文化、客家文學、客家族群等相關通識課程做起，或是舉凡語言、文學、藝術、音樂、戲劇等相關通識課程，能夠號召其他領域專家學者，又恰巧是客語母語使用者的師資團隊，一同融入臺灣客家元素。讓更多不同年齡的學生，共下來認識客語的趣味及客家族群文化的內涵。

4. 凝聚客家族群認同感

牽起母語巢內所有母語使用者的認同歸屬感，透過日常的生活問候語、客家美食、客家音樂、客家戲劇等參與方式，進而去感染其他非客家族群的家人、朋友、同學、鄰居、社區成員，即便不是客家人，也可以認同多元族群文化的尊重與包容。建立廣泛客家族群的認同圖像。

5. 建立學校築巢者的團隊

結合學校內外可參與的客語使用者，例如：學校師資、行政同仁、學生、家長、社區居民等，定期以客家話交談討論的聚會形式參與。從採訪蒐集語料、繕寫相關資料、編輯生活化教材開始。共下來用客語聊天、交流情感，建立一個客語的母語巢環境。

6. 體驗學習的互動教學

在客語教學課程內容的安排上，不僅止於刻板地聽、說、讀、寫的教學模式。可以多設計一些體驗學習的活動，例如：動手做客家美食、邀請專家學者與民間文史工作者分享客家田野研究心得、舉辦客家流行音樂歌唱比賽、搬演全客語舞臺劇、至客語廣播電臺錄音體驗，至客家電視台參與臨時演出，商請文史專家導覽客家古蹟等方式。讓課程吸引非客家族群的學生，真正增強學習客語的意願，進而認識客家族群多元文化之美。

紐西蘭毛利語沉浸式教育 對客家母語傳承復振的啓示

論述 / 張學謙
插畫 / 彭勉富
照片提供 /
清華幼兒園 諾貝兒幼兒園

華語入侵家庭領域，取代客語成為家庭用語，導致客語的家庭世代傳承失調，兒童未能在家庭習得客語，客語就成為瀕危語言。客語正面臨語言存亡的關鍵，要是缺乏積極的語言復振作為，客語可能在二十一世紀成為死亡的語言。羅肇錦〈祭國父文〉提出客語滅種的警訊：「阿公講話孫子聽唔識，孫子講話阿公鴨聽雷，子孫三代，強強變到別種人，這歎危機，繼續下去，客家只有消滅一條路。」

客語急劇流失，為了挽救語言流失，客語需要新一代的客語學習和使用者，才能確保語言傳承。國際語言復振經驗顯示，母語幼兒園能有效的挽救語言流失，促進語言保存，同時具有重大的教育意義。弱勢族群為了追求語言復振常進行族語沉浸教學，其中紐西蘭毛利人建立的 Kohanga Reo（語言巢）是世界各地競相模仿的族語復振典範。本文就以紐西蘭毛利語的語言巢為例，說明沉浸式語言教育的重要性及對客家語言復振的啓示。

紐西蘭毛利語沉浸式教育

毛利語復振的經驗顯示，就算語言嚴重瀕危，只要有心挽救，透過積極行動還是能夠復振母語。1970 年代不到四分之一的毛利人會說毛利語，會說毛利語的人，大都超過養兒育女的階段，兒童族語流失的狀況更加嚴重，五歲的兒童不到 1% 會講族語。

毛利語復振因此採取“從根救起”的策略，以兒童習得族語為主要目標，重建族語學習和使用的環境。毛利人積極推動兒童的族語學習，在 1982 年建立語言巢（母語幼兒園）。





臺北市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推動辦理客語沉浸式教學，此圖為臺北市私立中正區清華幼兒園客語教學情境照片。

語言巢運動是毛利人自發的教育改革，背後的原理是：毛利兒童從一出生開始就要沉浸在毛利語和價值觀。語言巢的官方網站說明語言巢的目的如下：

- 透過完全的族語沉浸，讓孩童學習毛利語言、文化和精神層面；
- 動員語言巢家族的所有成員促進並支持語言和文化的學習；
- 在家族的環境下，語言巢的成員將學習各式各樣能支持其理念的技能；
- 透過家族的發展促進語言巢的行政和運作的團體責任感；
- 所有參與者能有被接納和歸屬的感覺；
- 學習的內容、情境和控制都是毛利人自主。

語言巢的教學原理是語言沉浸。沉浸強調在課程中維持族語單語的環境，兒童大概需要 600 至 700 小時的母語接觸時間，才能將母語學好。在語言巢毛利語是生活用語，也是教學媒介語，為了提供足夠的母語輸入，毛利語是語言巢唯一使用的語言。語言巢也融入毛利人的傳統文化，運用家庭的觀念來推展母語教育，培養下一代。負責照顧兒童的保母每天提供四到八點鐘的時間照顧學童，透過使用毛利語跟兒童對話、講故事、遊戲，讓兒童沉浸在完全毛利語的環境。入學之前兒童大多不會說毛利語，在語言巢三、四年之後，這些兒童都會說毛利語。語言巢有多種功能，除了保存毛利語外，也強化傳統文化基礎，又能結合家庭與社區的語言復振。

語言巢迅速的發展，1982 年只有 4 家語言巢，到 2002 年已經有 704 家語言巢，提供一萬三千位兒童沉浸式毛利語教育。除了學前教育外，紐西蘭毛利人還發展毛利完全小學。毛利完全小學和語言巢同樣是毛利人母語教學自立救濟之下的產物，後來也都得到官方的承認與補助。第一所毛利語完全小學於 1985 年成立，到了 1997 年有 59 家毛利完全小學，4,000 位學童（佔毛利學童總數的 14%）。完全浸淫式的毛利語教學效果良好，除了復甦毛利語外，也有促進族群和諧、增進就業、族群認同及認知和學業發展的雙語優勢。

紐西蘭政府積極投入毛利語教育推廣，做法包括：提升各級教育單位毛利語教育經費；師資培育方面，將毛利語列為師範學院必修課程，另外，也提供小學及完全毛利語班的語言助教在職進修。紐西蘭的毛利語沉浸教育也教父母毛利語，鼓勵家長在家跟兒童使用族語。

沉浸式毛利語教育對客語復振的啓示

2013 年來自紐西蘭的 Hana O' Regan 教授在“本土語保存及教育國際研討會：客語復振的行動反思與未來挑戰”中分享紐西蘭毛利語復振的經驗。會中 Hana 教授強調類似“寧賣祖宗田、莫忘祖宗言”的觀念：“如果我們讓一個語言流失的話，不僅是短視近利也是一個很大的錯誤。不僅是一種無知，也是對我們之前祖先的不敬。”

毛利沉浸語言教育成功的建立全母語的環境特別值得客語復振參考。臺灣的母語教育只是學校的一個學科，時數不足，也沒有作為教學語言，無法有效的復振客語。毛利語的沉浸教育提供密集接觸族語的機會，通過僅用族語，比較能夠抵抗強勢語言的衝擊，因此毛利語沉浸教育能成功的提升兒童的母語能力、營造母語友善環境，並獲得雙語優勢。學校的沉浸族語教學也必須擴張到家庭，才能達成母語的世代傳承。

建立沉浸式客語幼兒園是客語復振不可或缺的一環。僅說客語，不說華語。可以說是沉浸式客語最簡單的定義。僅說客語為的是提供弱勢語言充分的接觸、使用機會，同時由於華語是社會強勢語言，家長也不用擔心，小孩不會說華語。



張學謙

嘉義人，夏威夷大學東亞語文學系博士。現為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教授、客家事務委員會諮詢委員、臺灣語文學會理事長。近年致力於語言復振的理論與實踐工作。



臺北市私立文山區諾貝兒幼兒園
每天都會實施客語沉浸式教學與
小朋友互動。

2007 年屏東縣政府與屏東教育大學成立臺灣第一個客語沉浸式幼兒園，學者的研究結果發現，客語沉浸教學對提升幼兒客語聽說能力有相當顯著的成效。基於國際和國內沉浸式教育的成功經驗，客家委員會也積極的推動客語沉浸式教學。105 年度推動客語沉浸式教學計畫及客語示範幼兒園，另外，106 年客委會也推出客語沉浸式教學推動試辦專案計畫。

需要注意紐西蘭毛利語的沉浸課程屬於完全沉浸式課程，這也是公認最佳的方法。臺灣的客語沉浸式最好採取上述的完全沉浸式課程，而非部分沉浸式課程。弱勢語言需要更多的接觸學習和使用機會，如果母語僅用於部分課程，恐怕無法提供足夠的母語接觸時間，造成過渡性的雙語現象，母語無法得到優先的保存和發展。

客語除了往下扎根建立沉浸式客語幼兒園，也需要往上提升在各教育階段成為教學媒介語，如同毛利人一般建立使用客語的幼兒園、小學和中學。1953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強調母語教育的重要性，不但建議初期教育需要使用母語，更建議母語在教育體制的使用應該盡量向後延伸。紐西蘭毛利人秉持母語優先的觀念，實施以沉浸式為基礎的語言巢，為母語營造友善的學習和使用環境。母語優先是扭轉語言流失的重要意識形態，也是值得我們跟紐西蘭毛利人學習的重要價值觀。





自己的語言巢 自己築

課堂 X 客廳

採訪報導 / 黃子綺
照片提供 / 邱一帆

關懷鄉土 成為教學使命感

臺灣自民國 82 年將鄉土語言教學課程正式納入國小課程標準，至民國 92 年客家委員會（101 年改制）修正通過客語生活學校補助計畫，相關客語政策的推動在中小學校行之有年。「還我母語運動」三十年之際，學校課堂上的客語情況，是否已然得到改善？

分享客語生活學校現況

常常在詩作中抒發熱愛家鄉南庄之情的客家詩人邱一帆，目前也是苗栗縣南庄國小的教導主任，談起校內的客語教學，邱一帆說道，「民國 82 年，正式從國小一年級實施鄉土語言教學課程，當時我非常有使命感，殷切地希望透過課程教學來復振母語。」爾後，隨著客家委員會的成立，逐漸從每週一堂的母語課，衍生出「客語生活學校計畫」。談到南庄國小目前的客語教學計畫，邱一帆老師分享道，老師會定期集合各年級、班級的客籍學生，根據教育部的客語教材統一進行教學。此外，更透過成立相關社團，例如客家花布、客家美食等，亦有配合客家委員會藝文競賽的客語演講、朗讀等社團，期望利用正式課程和社團雙管齊下的方式，實踐學校中的客語教學。邱一帆進一步表示，「但我一直和學生們強調，不僅僅是一個比賽，而是應該從生活中出發，客語是我們生活的語言，是老師教學用的語言，是教學環境使用的語言。」

語言學習從認識自己開始

邱一帆更認為，只有先認識自己，認識自己所生活的環境，才會產生感情、疼惜，進而產生愛的流動。「早期的教育方式並不貼近在地，但現在談到的沉浸式教學，是要先從自己出發，再擴大到家庭、學校、社區。」南庄國小在這方面也嘗試了相關的主題課程，邱一帆表示，「我們會先從認識周遭的景點開始，讓當地的小朋友對家鄉的歷史、文化有了一定的認識之後，試著讓學生們擔任小小導覽員，向其他來訪的學生自信地介紹家鄉。」隨著孩子們客家認同逐漸地增強，該如何以此改善客家話的流失情況？客語生活學校有一定的意義及功能性，但是完全仰賴客語生活學校是遠遠不夠的。「不光是臺北有客家話流失的問題，現在客語在客庄同樣也面臨流失的危機。」因為南庄作為客家重點區的同時，也是原住民的重點區。當語言的交流面臨多族群環境時，又回到了以華語為主的溝通方式。

邱一帆：「自己的語言巢，自己築！」

當多元族群已是既定事實，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中傳承母語？邱一帆提出了自發建立客語學習環境的觀念，「自己的語言巢，自己築！」40歲以下的民衆，抱屈從小沒有客語環境，將自己零散的客語歸咎於早期所謂的國語教育政策，那現在有講客電臺，客家電視台，線上客語教學……如此充分的媒體環境下，為什麼語言流失依舊沒有改變？邱一帆強調，「像臺北，如果生活周遭沒有客語環境，我們可以自己打造客語環境，透過網路、電視、電臺，為自己制定學習客家話的計畫。」甚至現在臺北市已經有許多既有的語言巢，客家歌謠班、山歌班，都是都會臺北中明顯的客家聚落，何不先從其中構建完整的語言巢？

如果只在乎語言的功能性，而忽視其中的文化性，著實可惜。語言雖無形卻飽含力量，正如巴爾扎克所說，「言談是衣著的精神部分，用上它、撇開它，就和戴上或摘下裝飾著羽毛的女帽一樣」。

邱一帆

苗栗南庄客家人，新竹師範學院初等教育系，新竹師範學院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畢業，現擔任苗栗南庄國小教師兼教導主任、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與社會科學學系博士生。

任教於國小多年的邱一帆老師，同時也是著名的客家詩人，描述熱愛家鄉南庄的詩作也被刻印在南庄國小外牆。





母語家庭專題報導
母語家庭在臺北（一）：專訪賴世邦

用客語 搭起祖孫的世代情感橋梁

採訪報導 / 劉祈芸
攝影 / 劉祈芸
照片提供 / 賴世邦

一張照片 說一個故事

從一張張記錄不同歲月的照片，看著相片的賴世邦，說起參與歌謠班與弦樂班的過程，原本就對於客家音樂有濃厚興趣的賴世邦，提到當年因為在客家義民祭中，被祭典中演出的歌曲表演深深吸引，在一次的機緣下，認識到自家附近的客家歌謠班，決定加入歌謠班社團，在歌謠班薰陶下，賴世邦也想起小時候在鄉下時，接觸過「撮把戲」表演，看著那些賣藥的人拉著弦、敲著小鑼的演出，深深地刻印在賴世邦心中，而因此加入了客家弦樂班。

對客家音樂的熱愛 間接影響外孫女

從外孫女賴彥婷 10 個月時，賴世邦就帶著她到歌謠班、弦樂班參與著他們每一次的練習與演出，在耳濡目染之下，培養起外孫女學習客家歌謠及音樂的興趣，賴世邦也開心地分享著外孫女在客家社團發生的趣事，在外孫女四、五歲時，就已經會站在舞臺上指揮著他們的練習，讓社團氣氛更為歡樂，也佩服外孫女賴彥婷的膽識。因為有賴世邦的陪伴鼓勵下，讓外孫女賴彥婷參與客語各式演講比賽，在一次次比賽中，除了培養外孫女對舞臺的熟悉，也建立

賴世邦現為臺北市正宗弦樂班班長、臺灣客家山歌團及中廣歌謠班團員，積極參與客家活動近 20 年，也帶著內外孫共同參與，看著一張張演出的照片，說起參與歌謠班及弦樂般的過程。



在賴世邦的陪伴鼓勵下，外孫女賴彥婷（右一）多次參與客家活動演出，也從中建立對客家的認同。

起了外孫女的自信心，多次擔任義民祭典上的祝文宣讀，流利的客語演說、穩健的台風，令在場所有人驚艷，這也歸功於外公賴世邦的堅持，帶著孫子們說客語，從生活日常的客語對話，慢慢建立起他們對客家的認同。

說母語 從生活上累積

語言的傳承，是從生活日常的累積，賴世邦說道，「只要我的孫子在我身邊，一定都會用客語教他們，從日常的對話讓他們慢慢地習慣說客家話，因為小孩子在幼兒園的時候記憶會是最好的。」但也提到因為現今家庭成員也是來自多元族群結合，能在家庭中學習到「客語」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所以賴世邦不願看到客語及客家音樂流失，從小帶著外孫女、孫子參與客家各種表演活動，也鼓勵參加比賽，讓他們廣泛接觸過後，從中培養興趣，也提到當時外孫女在選擇國中學校時，剛好有國立臺灣戲曲學院的招生，賴世邦說：

「現今的臺灣教育制度，讓臺灣小孩不斷地考試，卻不能保證就能考到理想中的高中或大學。」在多方考量下，讓外孫女繼續在客家傳統音樂領域發展，一方面讓外孫女開心的上學，也培養出外孫女的一技之長。

共同語言 拉近世代間距離

除了讓外孫女在客家傳統音樂上有成就，前年，賴世邦也帶著外孫女參加客語認證初級的考試，「當有大人陪著小孩一起去學習，小孩的學習力才會更加有效率。」賴世邦也提到像是在義民祭典上的祝文，祝文中不乏有些艱深晦澀的客家詞彙，也是賴世邦陪著外孫女一字一句的唸，陪著他們一起學習成長，這也是讓賴世邦與孫子們感情深厚的原因，因為有了共同的興趣和共同語言，讓兩代人的心可以靠得更近。賴世邦也希冀他的孫子輩能承接他對客家的熱情衣鉢，繼續說著客語、奏著客家音樂。



母語家庭專題報導
母語家庭在臺北（二）：專訪范良克

採訪報導 / 劉祈芸
攝影 / 劉祈芸
照片提供 / 范良克

母語家庭 復甦客語最後防線

臺灣族群語言的流失相當嚴重，已被聯合國列為母語滅絕的「危機地區」。一種語言死亡，等同於一個文化消失，家庭領域是母語保存的最後一道防線，若連家庭中的客語也消亡，如何去教客家後生學習自己的母語？

因為失去過客語 所以更珍惜


說到客語家庭推廣，三興歌謠班的班長范良克自豪地說起從家裡的兒子、女兒到兒媳婦、女婿、九個內外孫，無一不會說客家話，孫子孫女互相還能以客家話溝通，出門時都讓外人感到稀奇，這也讓人更加好奇地繼續追問是如何培養全家人講客語的。范良克不諱言地說，像他的兒子女兒，從嬰兒時期就開始和孩子們講客家話，客語是他們日常對話的語言，就算去學校講華語，回來還是要講客語，儘管當時民國 60 幾年的環境是讓客家人不敢在公共場合說客家話，甚至是兒子在工作時，也會遭人排擠，但范良克卻從未放棄對子女們以客語溝通，或許是因為是在那個環境下苦過來的，所以格外珍惜屬於自己客家的語言。



范良克視母語為維繫家庭溝通的橋梁，用客語牽起整個家族，孫女們也積極參與客家活動演出。

用客語牽起整個家族

范良克也提到家庭母語還是要靠著做長輩的堅持，他說道：「推行『國語政策』的時候，就算禁止，我們去上廁所還是會偷偷講，因為家裡還是講客家話。」對於客家話的堅持，范良克爸爸尤其嚴格，回想到有次要回湖口拜祖先，去到土城一同載堂哥兩父子，結果堂哥兩父子一上來就講華語，讓范良克爸爸生氣到想趕他們下車，除此之外，范良克也提到，他的女婿及兒媳雖然都不是客家人，但在加入他們家庭之後，都很努力去學習客語，雖然也常常鬧笑話，但也因此和家中長輩感情更好了，在潛移默化下都能說著流利客家話，甚至在兒媳的工作場合，若有需要和客戶以客家話溝通，也都派她去溝通，讓兒媳也對自己會說客家話感到驕傲。范良克認為多學習一種語言，就會多了很多不同生活上的體驗，也分享他大姐的兒子被分派到印尼工作，所租房子的房東剛好是客家人，因為共同的母語，引起了共鳴，讓范良克外甥吃住都不用錢，彼此還會互相照顧，在無形中也加深家裡的人對於客家語言的認同。



現為臺北市三興歌謠班班長的范良克，30 幾歲便參加客家活動，從自己兒女到兒媳婦、女婿、九個內外孫，無一不會說客家話，是臺北堅持客語家庭的典範。

客語家庭是語言傳承的關鍵

說到近年來客語流失快速，范良克以自身經驗為例認為：「學習語言不是靠學校 1~2 堂母語課，教教單字、片語就能『會說客語』，要靠家庭去創造客語環境，讓大小孩培養對客語的熟悉感，才能開口說出客語。」這也是人類學會母語的縮影，學習語言若視其為任務，學語言的效率就會大打折扣，若視母語為維繫家庭溝通的橋梁，讓客語融入生活中，進而讓家人習慣去說客家話，便能共同凝聚客語環境，范良克說：「家裡長輩有沒有堅持，會影響後輩的客家話好不好，所以家裡的長輩對講客家話的態度很重要。」語言的傳承，端看於族群成員是否對自己的母語持正面的態度，若只寄託於政府的政策去復甦，那將會是客語消失的前奏，客語逐漸消失在家庭，是客家人必須嚴肅面對的問題。



母語家庭專題報導
我和我的母語家庭（一）：黃硯鋼

黃硯鋼： 自然而然 開口說客語

撰文 / 黃硯鋼
照片提供 / 黃硯鋼

隨著時代脈絡的日益變遷以及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早期呈現封閉形態的客家庄，面臨到年輕人口的大量外流，而以口傳方式為主的客語，也出現逐漸消失及沒落的局面。

快速變遷時代 講客語比例逐年減少

祖父輩的那個年代，多數客家人皆以農業維生，在自給自足的生活圈內，客語的傳承毫無問題，許多長輩終其一生只通曉客語，並不影響其基本生活。但到了父執輩時，整個教育環境轉向以華語為主，純客家庄內的狀況似乎還好，但當父執輩們面臨就業時，社會由農業轉為工商業，交通的便捷加速了人口的移動，他們這一輩自身的客語能力並沒有下降太多，只是因政策的推動及都市環境的影響下，減少了說客語的機會。

從家庭中找回客語

到了筆者這一代，同輩的客家人對於客語能力似乎是聽多說少，而且限於基本語句的對話，語速稍快或使用較深的語彙時，便無能為力了，自身如此，更遑論將客語傳承給下一代。父親看見客語出現如此的傳承隱憂，便與母親堅持對我們兄弟提供全客語對話環境，尤其當時在學校說方言屬於重大違規，但父母希望我們兄弟彼此之間能以全客語溝通，學校不能說，放學後就在家中說客語，回到鄉下的親戚家時，便與長輩以客語交談互動，加強客家語彙的深度，在父母幾十年來的堅持下，我們盡其可能的減少環境對客語保存的殺傷力。



有客語薪傳師資格的黃硯鋼老師，堅持家庭中的全客語溝通，以說故事及介紹家族史的方式傳承客語。

到了我們這一代，傳承客語給下一代的難度又更高了，除了溝通環境的複雜化、國際化外，無遠弗屆的網際網路世界彷彿是以幫手及藩籬的身分同時存在，雖然有客家事務相關的公家單位設立，以及學校母語教學的方案，但筆者以自身的教學經驗感受，語言是一種能力，不是一項學科，對口傳的母語而言，更是如此，所以母語傳承不可全然仰賴外在社會提供的協助，重要的是，家庭給予的內化環境。

堅持家庭中的全客語溝通

許多人見到我就讀國小的兒子能以全客語與人交談溝通時，都會露出驚訝之情，我們雖然居住在閩語區域，但也秉持當初父母的決定，無論何時何地，盡量與孩子以客語交談，既然沒有早期那麼純粹的語言環境，我們就設法創造環境，接送小孩或開車外出時，車上收聽客家電台節目，有時也鼓勵他們打電話到電台回答問題或練習客語；在家中也收看客家電視台的節目，跟著唱唱跳跳，也一併知曉客家庄的大小事；孩子們喜歡聽故事，我便以客語講述他們感興趣的內容，無形之中，也增加了他們的語彙量以及對客家文化的

體會，有時伴以家族間的趣事和族譜的事跡，更可以在潛移默化間認識家族史；他們有了基本的語言能力後，我也會適時出一些中等程度的語彙來讓兩兄弟搶答，在這樣輕鬆又有獎勵的氣氛下，他們的客語實力也就日漸增強了；拜訪長輩時，這些原本只會說客語的姨姑婆、舅叔公們，都反被孫輩教導得說起華語來了，對於這種溫柔的疼愛妥協方式，我都請他們要和孫子說客語，「他們都聽不懂啊！」，可是你愈不說，他們就愈聽不懂，不懂客語，便離客家文化的核心愈來愈遠了。

客語來自生活環境的累積

沒有客家話，就沒有客家人。語言是一種自然而然養成的能力，不必刻意為之，更不會因為客語而排擠了學習其他科目的時間，日常生活中，只要家長願意以輕鬆有趣的方式創造各種接觸客語的環境，從小開始，由淺至深，相信客語及客家文化傳承，我們都能盡一份心力。



黃硯鋼

苗栗頭份客家人，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客語薪傳師，現任教於桃園市快樂國民小學，曾獲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舉辦之後生文學獎散文類及小品文首獎，長期關注客語及客家文化之傳承議題。



母語家庭專題報導
我和我的母語家庭（二）：廖育辰

廖育辰：我是詔安客 我的心，我的眼，我所寫。

撰文 / 廖育辰
照片提供 / 廖育辰

「如果有人問我，在我心目中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會很肯定、堅毅地告訴他，那就是一我所擁有的這一個家。」

是旅者亦是過客

現年二十一歲，身為雲林詔安客家人的我，回首望向過去燦燦的成長歲月，全家為了生活與工作，總共搬了七次家，讓我不時覺得自己是個多麼顛沛流離、四處奔波的詔安人，我常常稱自己「是詔安族群的旅者，亦是過客」。

我的故土雲林，雖然民風樸拙，自然親切，然而也因為謀生不易，許多人礙於經濟的壓力，逼不得已離鄉背井，來到大都市工作，而我的父母親亦是如此，在我剛出生七個月的時候舉家來到臺北打拚。

但是，正當要北上的此時，父母親看見生活於崙背羅厝，隻身住在古厝的祖母，因為務農黝黑又乾瘦如柴，覺得萬分不捨，便將祖母接上來臺北一起生活，也順便照顧還是嬰兒的我。正因為這一個契機，深深地影響了我未來人生的終極目標與價值。

家庭，是構築語言一個重要的巢

我猶然記得，每天父母因為工作總是早出晚歸，在生活中大部分的時間都是我與祖母相處，祖母唯一會說的語言就是詔安客家語，也因為如此，祖母總是以最道地、最正統的詔安客家語和我溝通，並教導我做人的處事與人生價值。父母親也因為都是詔安客家人，會說詔安客家語，所以全家人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無任何壓力的情況下都以詔安客家語進行對話溝通，連晚我三年出生的妹妹也是受到同樣語言環境的影響，我們都一起光榮、驕傲與幸福地生活在都市，說著一口流利的詔安客家語。由此，也更加體現了一「一個家庭是構築語言一個重要的巢。」

讓學習多語言 成為生活的享受

我與妹妹因為這一個家所給我們的教育，讓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中，第一個學會的語言就是詔安客家語，一直到了我們上了幼兒園之後，才曉得，原來在生活中除了詔安客家語以外，還有華語、閩南語、英語等各式各樣的語言。起初，剛進入學校學習的我們，與老師和同學之間，會因為對語言的不熟稔，而造成許多溝通上的不習慣和困難，但是隨著時間與成長的推移，讓我們漸漸能夠適應多元語言的生活與學習環境，也因為如此，讓我們的內心和視野變得更加開闊，也更具有多元文化的世界觀，形塑出「在家裡說詔安客家語，和鄰居說閩南語，在學校學習則說華語以及英語」的多變語言模式。

廖育辰（右一）全家人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以詔安客家語進行對話溝通，體現「家庭，是構築語言一個重要的巢」。

保存詔安客語 是責任也是驕傲

「這個家，要越親、越團結，這樣由內而外擴展出去，才會越好、越成功。」與我們家共同生活在臺北的舅媽這麼堅定地說著。雖然我們詔安客家人因為環境離鄉背井，來到臺北築夢，但是我們依然在外地，遊子相互重逢，彼此鼓勵、扶持，繼續朝著理想與更好的自己邁進。儘管詔安客家語在現代化與社會變遷的進程中，如此珍貴而獨特的語言面臨漸漸弱勢和失傳的命運。除此之外，也由於世代交替對母語文化傳保留的耿耿於懷，這些種種的一切，都更加提醒著我們，永遠要以詔安客家人為榮，更要將獨特的詔安客家語大聲說出來，以詔安客家語的語言教學、文化活動為基礎，結合更多現代的網路、媒體推廣並傳承下去，我想這是我們的責任與驕傲。

傳承詔安客語是一生的事

我愛這個家，也感謝這個家所給予我的一切，我更慶幸我是詔安客家人，會說詔安客家語。現在的我，時時刻刻地都在提醒著自己，要將詔安客家語和文化保存並傳承下去。對於未來迅速擾動的世代，深深期盼，總有一天，詔安能夠像在那雲林故土，映照於川流不息的濁水溪上，昂昂的西螺大橋般，帶著一抹愛燦燦的粉紅曲線微笑，徜徉在綠油油的稻田，因著來自彼岸祝福的風沙，承載傳統的底蘊，散發充滿現代性與創新的無限光芒。

廖育辰

雲林崙背羅厝詔安客家人，從小到大受到家庭的影響，對地理環境與文化藝術充滿熱忱和興趣。喜歡藉由文學的方式來描寫人文情感與自然風貌，透過「我的心，我的眼，我所寫」，來發掘生活中更多美好的事物。也更加深深地期盼著，透過筆耕不輟的自己，總有一天，能夠讓更多人看見臺灣這塊土地多彩璀璨的樣貌。

自己的語言巢 自己築

社區 X 客語 X 社群

採訪報導 / 黃子綺
攝影 / 林真
照片提供 / 張淑玲



張淑玲 深耕社區大學 榮獲本土語言傑出貢獻獎

「我一向認為語言教學和文化是一體的，文化透過語言進行傳遞，而語言教學更不應該離開文化。」

——張淑玲

本土語言傑出貢獻獎 多年客語教學成果獲肯定

才剛獲教育部頒發 107 年本土語言傑出貢獻獎的張淑玲老師，從民國 95 年就開始進行客家語的語言教學工作。作為一位長期深耕客家語的教師，談起為什麼會踏入客語教育工作，「在民國 91 年以前，我都是在從事華語教材的編寫，真正接觸客語教育這一塊，應該是客家委員會成立後，逐漸甦醒的本土語言環境召喚了我吧。」

阿公阿婆、外公外婆、爸爸媽媽都是客家人的張淑玲，笑稱自己是「純種的」客家人，更因為這樣完整的客家成長背景，讓她對客家語教育及教材，產生了濃厚興趣，「華語教育可能不缺我一個，但是談到客家語的教育，我覺得我應該要參加。」

榮獲 107 年度教育部表揚推展本土語言傑出貢獻獎的張淑玲老師，多年客語教學成果獲肯定！





長年熱心於客語教學的張淑玲老師，教會很多不會說客語的客家人學會客語，今年也受邀去教柯P市長說客語。

中生代才是最該被搶救的

中文碩士班畢業，擁有完整文學、語言背景的張淑玲，剛開始也和其他人一樣，認為「搶救客家話」應該從「最該被搶救」的下一代開始，但經過幾年的學童教材編寫工作，逐漸將自己的教學中心，放在成年人上面，「有人會說教大人客語，沒有教小朋友來得有效果，但其實從家庭組成上來看，這些成年人是中堅分子，他會影響著他的家人，你教阿公阿婆，他們會影響孫子，你教爸爸媽媽，他們會影響孩子」。

親和力十足 和學生打成一片

談起學生們的年齡分佈，張淑玲說自己的學生大多在 20~40 歲，「如

果一定要歸納出一個原因？大概是因為我不認老吧！像我的行為或想法，都沒有老師的架子，我也很喜歡用社群軟體和他們交流。」和學生們打成一片的張淑玲，將上課當作是在交朋友，「我非常鼓勵他們不懂就問，所以我們的群組就算在下課時間，也是一直在叮咚一叮咚一」。

張淑玲還說到，當學生們第一次來到課堂時，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調查他們記憶中最深刻的客家聲音是什麼？「我得到最多的答案，應該是公共場所。」張淑玲接著說，「捷運的到站、轉乘廣播，電扶梯的溫馨提醒，這些看似屬於公家單位的聲音，其實都是我們在客語學習過程中非常珍貴的教材。」



擔任行政院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多元文化講師的張淑玲老師，親和力十足，讓課堂上歡笑聲不斷。

生活是最好的客語課本

談到學生們最常被佈置的作業就是一拍照，「一個禮拜三小時怎麼可能夠？我會給他們一個主題，比如酸柑茶，就會有同學回家拍下阿公阿婆放在爐灶上的酸柑茶，然後記錄從綠色的虎頭柑慢慢變成黑金的過程。」張淑玲接著說，「如果今天我的學生沒有拍下這些照片，未來在教學時，就沒有這些珍貴的素材跟更多學生分享。」在多年的教學經驗中，她認為僅僅從網路上抓取幾張照片來教學生們是遠遠不夠的。因此她十分鼓勵學生們回到鄉村中、田野間、爐灶前，因為，最好的客語課本真的就是「生活」。



閱讀積累 為教材奠定文學基礎

在生活 and 文學之間的來回思索，使張淑玲編寫的教材，淺顯易懂卻容易引起共鳴。談起自己的文學啟蒙，「大概 12、3 歲就開始讀紅樓夢了，小時候很愛寫文章，當作家算是我的兒時夢想吧。」張淑玲笑著說，「後來出現屬於臺灣的文學小說，我在閱讀時，會有那種很強烈的感覺，字裏行間中所敘述的，仿佛就是我的日常，是和我生活十分接近的東西。」從兒時積累下來的文學基礎，讓她在後來的教材編寫工作中，認為教材除了可將文本當作教材學習，更該通過文本，瞭解日常生活的點滴，甚至背後所承載的文化。

教材突破傳統形式 寓教於樂

談起自己是如何翻轉教材，張淑玲還分享了首度將小說文本帶入客語學習的《微笑老姐》，「並不是所有的東西都要高掛客家二字，才稱得上客家文化。」翻起桌上的《微笑老姐》，張淑玲接著說，「在閱讀甘耀明老師《喪禮上的故事》時，可以從其中的字句，清晰地聞到屬於我們客家的味道。」不只創新地選用故事繪本進行客語教學，張淑玲還將前年臺北市客委會所舉辦的後生文學獎得獎作品專書作為教材，「在文學文本上的選用，除了鍾肇政、李喬、鍾理和這幾位客籍作家的經典之作，我認為現在年輕人的聲音也應該被聽見。」

在客語教育前端持續奔跑著的張淑玲，不光用心扮演好引導學生的老師，更用她自己的方式，攪動著這群年輕人。



張淑玲

新竹竹北客家人，現任臺北客家社區大學、松山社區大學講師與課程發展委員，創作客語歌詞與客語文學作品，從事語言教育及教材編寫工作十餘年。



社群“瘋”客語 趣味客語創字

採訪報導 / 郭玫芬 黃子綺
攝影 / 劉祈芸

擁有新聞媒體背景的薛雲峰，順應新媒體時代的發展潮流，將客家話的傳承及推廣，利用在社群網站拋磚引玉的方式，呼籲客家語言必須在跟著時代走的同時，不斷精進。

文化是另一種財富

「文化不是停滯不前的東西，但在跟著時代轉動的過程中，軸心不會改變的，那就是客家語言。」薛雲峰語重心長地說，20年前我就和幾位客家長輩在討論客家話的傳承與發展，以前不敢講客家話是怕被人笑，是因為對這個語言有自卑感，但是為什麼要感到自卑呢？薛雲峰大笑道，「口袋裡面錢越少會覺得自卑，但文化不同，越稀有所以越珍貴，更應該感到驕傲，這樣才對。」

客語流失嚴重 如何突破華語慣性思維？

還我母語運動經過了三十年，客語還是沒有改善嚴重流失的情況，除了客語本身腔調眾多，究竟是哪裡出了問題？薛雲峰進一步表示，「因為華語思維是慣用的思維邏輯，使用客家語進行對話時，需要先從華語思維出發，再轉譯成客語。」客家語不是我們的母語嗎？怎麼還需要轉譯？這就歸咎到母語教育的問題上，著名語言學家喬姆斯基提出，每個人天生都擁有一套關於語言知識的學習系統。而學習語言知識的超能力時期，大約在3~5歲，也被稱為「自然習得語言」的階段，而且在此期間，小朋友爸爸說四縣腔，媽媽說海陸腔，孩子擁有能夠分辨兩種腔調的超能力。「這不是客委會一個公部門就能解決的，必須和社會各界共同合作。」現在客家話的教育，還無法在自然習得語言的階段去廣泛普及，所以面臨到中斷的問題，這時候就需要利用創意和巧思，先吸引別人開始使用客家話的隻字片語，再逐漸地擴散出去。



薛雲峰
2017年9月

客語創字運動(一)
一、所有的漢字都要說漢字從客語來用：汝、厝、低、魚、實在找不來，改用羅馬字。如此，客家話就變成：汝、厝、低、魚、實在找不來，改用羅馬字。

客語創字運動 當說客語變成一件很潮的事

觀察到客家話傳播現況的薛雲峰，便開始琢磨能不能通過製造一些話題，來引起大家關注客家話流失的情況。「這也就是為什麼我會在臉書上發起客語創字運動。」薛雲峰進一步表示，現在有很多客家字無法用注音符號去拼寫的，比如在日常會話中一定會使用到的“你、我、他”，都需要另外進行造字才能書寫。「很多客家字需要兩個音節才能完整表達一個字，而現在的漢語拼音，沒有辦法拼我們的客家話。」於是，薛雲峰就將每一個漢字當作拼音字母的音節去呈現客家話的發音。例如，「油罕抹？」，直接根據漢字讀音去唸讀，就是客家話「你有空嗎？」。再比如現在常用的「做麼个？」，薛雲峰說道，「我就寫成『鄒媽該？』，雖然都沒有實際的意義，但是我這個和真實的客語發音比較接近。」或者是「天仙頓（電線杆）」、「大天發（打電話）」……，「至少我可以創造話題跟趣味性，吸引到年輕人。」薛雲峰接著說，之後我還想創造一些流行的詞彙，讓年輕人或者不會說客語的人，都覺得客語很有意思。「我希望讓說客語變成一件很潮的事情，就像早期港劇風靡時，我們都會學著說一句粵語『做咩呀』？」

這個在臉書上發起的客語創字運動，雖然在網路上各方持不同意見，但這看似無厘頭的方式，背後是為客家話下一個三十年憂心忡忡的薛雲峰站出來為新時代的客語傳承勇敢發聲。他認為：「安靜」等同於消失。

薛雲峰

苗栗客家人，曾就讀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新聞研究所，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班，致力於推廣客語多年，曾出版著作《快讀臺灣客家》、《槓風茶》。





自己的語言巢 自己築

客語 X 職場

採訪報導 / 黃子綺
攝影 / 黃子綺
照片提供 / 劉醇鑫

指導單位
市政府 桃

主辦單位
政府 客家事

出版《醫護客語》打造全面客語友善環境

客家語言傳承的傳統環境，是學術研究中所討論的語言島，而經過工業社會發展，客家語言又如何能在湍急的語言洪流中綿延不絕？

甦醒中的客家認同 依舊斷層的客家語

談到還我母語運動三十年後，如何看待客語政策行之有年的成果？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副教授劉醇鑫老師分享道，「在學校接觸到的那些小朋友，大多已經有『我是客家人』的意識，但是談到語言方面，似乎沒有很大的成效或突破。」究其根本是什麼原因？可能就要檢討，究竟什麼場合可以聽到客家話？「家裡？阿公阿婆會講，但談到爸爸媽媽那一代，有的自己都講得零零散散！要靠學校的母語課嗎？現在推崇的沉浸式教學，只有沉浸在鄉土課那幾十分鐘嗎？」劉醇鑫說道，沉浸式教學，顧名思義是沉浸其中，是無論數學、自然、社會課，皆用客家語去授課，但這又將面臨到師資缺乏的問題。



劉醇鑫編寫《醫護客語》，期望得以打造全面客語友善環境，同時也呼籲應該建立職場客語系統。

活化客家場域 從“吸引人潮”開始

劉醇鑫進一步表示，「平常小朋友都要上課，園區假日是否能舉辦營隊活動，將這些小朋友們聚集起來？或是現在流行的說故事比賽，如果以祖孫、家庭為單位進行，比較有可能增加語言情境下的互動，進而營造一個客語環境。」客家文化主題公園作為臺北市重要的客家場域，必須起到示範作用，「我曾到澳洲墨爾本的新金山，現在那裡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文化園區，園區內的工作人員都穿著古裝各司其職，並且不定時有主題性演出。」劉醇鑫進一步表示，客家文化主題公園是否也能根據客家 12 大節慶，去進行一些主體性演出的規劃，「當民衆來到園區變成一件有趣的事情，家長才會帶小孩子來，我們再去拉近孩子和客家之間的距離。」

客語日報 提供有效創作平臺

訪談進行到此時，劉醇鑫順手打開了電視，也開啓了關於傳播媒體環境的討論。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要如何讓客語跟上時代，確實需要被鄭重探討，「我們一直討論搶救客家話要先從搶救下一代開始，現在客家電視台、客家廣播電臺也有針對小朋友們的客語節目，但是真正在收看的小朋友比例有多少？」

當學校、家庭甚至社區，都無法提供一個完整且有效的客語環境，就放任客語流失嗎？劉醇鑫又提出了一個構想，過去推行所謂的「國語教育」，有國語日報提供學童們閱讀，有沒有可能也有客語日報，或者客語週報、客語月刊？「我們需要有一個培養他們寫作、閱讀能力的文學園地，鼓勵這些小朋友用客語書寫，並由客語老師審閱後標注客語音標。」劉醇鑫表示，若客語日報有所成效，「甚至我們可以聯合北區幾個縣市一起合作，固定每一期有幾篇童詩童謠，並搭配音檔去介紹客家文化。」劉醇鑫強調，「重點是這個客語日報，和其他的客語文學獎要有所區隔，不是放在客語創作的熟手，而是這些正在初學客語的小朋友。」就算將稿酬設定得比一般稿酬來得高，只要這些小朋友能夠有效地讀寫客語，再貴都是便宜！

新時代客語詞彙吸收需用“加法”

去年底，「客家基本法」三讀通過，正式將客語列為國家語言，全面營造客語友善環境的相關概念也被提出，意味著客語傳播面臨到更多新時代的考驗。而去年底劉醇鑫與桃園客家事務局共同出版的《醫護客語》，可謂應運而生。談起最初編寫這本書的用意，「當時退休到了新生醫專，觀察到學生們去到醫院實習，遇到只會說客語的鄉親們，到處詢問有沒有會講客家話的護理師？」在教學現場觀察到需求的劉醇鑫，認為推行日常客語的同時，也應該有職場客語系統的建立。



劉醇鑫

桃園客家人，深耕客家語文研究多年，現任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副教授、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劉醇鑫將藥品、症狀、醫療會話，自行整理並翻譯成客語，希望能夠利用既有的教學環境進行客語推廣。

「膠囊的客語怎麼說？心跳的客語怎麼說？」可能是專門術語，可能是外來或新創的用詞用字，以前都沒有人進行系統地整理，不會講的專用名詞，就只好又切換回華語了。劉醇鑫認為，「新時代的客語必須要使用“加法”，需要學者專家先統一進行詞庫的擴充及整理，再大幅推行。」身體力行的他，利用既有的教學環境，和同校的林淑貞老師合作，由林老師負責提供相關醫療會話，並由劉醇鑫翻譯成客語。在《醫護客語》的編寫過程中，劉醇鑫更順應時代潮流，在書中附上可連結線上學習客語網站的 QR CODE，並搭配客語音檔，提供讀者們練習。

客語詞彙需要與時俱進

在日新月異的時代腳步中，過去曾和何石松老師一起修訂《現代客語詞彙彙編》、《客語詞庫》的劉醇鑫，將自己對於客語推廣及傳承的想法持續更新，「學習客家話這件事，過去的詞彙當然要保留，但是客家不僅有福菜、伯公，更該把新的客家詞彙教給現在的學生，讓他們去適應未來的社會！」當客語教育、客語推廣都跟上新時代，客語用詞是不是應該跑得更快一點？



採訪報導 / 黃子綺
攝影 / 劉祈芸
照片提供 / 張清泉

開設醫用客語課程 完善醫病溝通體系

「以前帶著爸爸媽媽去醫院看病，老人家只會說客語，但醫生完全聽不懂，必須要有一个人充當翻譯的角色。」自己的身上哪裡疼痛，哪裡不舒服，若透過他人的翻譯，有時候並沒有那麼直接精確……

醫病溝通：語言通了 心就近了

在臺北醫學大學教書已長達十幾年的張清泉教授，談起開設醫用客語課程的初衷，眼裏依然閃爍著光芒。推廣客語這件事，政府不斷地在努力，現在連 ICRT 都有在教客語，但依據中央大學有關客語的研究調查顯示，60 歲以上基本上都會說客家話，40 歲左右就只有 50%，13 歲以下會說流利客語的只有 13%，「每學期我的客語課限定 40 個名額，其中只有 10 個左右聽得懂或會說客語，但有超過一半是從沒聽過客家話的，這個數據反映了客語流失的危機依舊持續存在。無論是公共交通運輸，或是公開場所，都應該去擴充民眾接觸客語的機會，特別是醫療院所，因為每個人避免不了會去醫院健檢或看病，若能布置客語的環境，相信會讓人感到更為親切。」

「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我人正巧在臺北醫學大學任教，便仔細地開始思考，自己教導的學生，有醫師、牙醫師、藥師、護理師等，遍及全國各醫療院所……」在醫學大學這樣一個教學體系內，其實就是醫院體系的縮影。「我希望我的客語課程可以成為搭建醫病關係之間的溝通橋梁，只要持續地進行授課，一定會為總體醫療環境注入新血，方便那些客家長輩。」

線上影音課程 客語學習無遠弗屆

擁有教學法及教材法背景的張清泉教授，早在好幾年前就觀察出如今的課程教學和網路結合的必要性，「線上課程平臺 MOOC 在進到臺灣的第二年，我就自願和學校提出並獲教育部通過，開始將我的醫用客語課程申請上線。」但如何將 PPT 式的教案透過前置的影音錄製，得以在網路上進行教學？「不光學校要設置錄影棚，教材也要重新調整，來來回回錄了一個多月。」教學經驗豐富的張清泉教授，一直以貼近學生需求為出發點，因為他認為這種教學方式是符合新時代潮流的，學生能感受得到老師用不用心，自然在學習成效上也會有所呈現。張清泉驕傲地說，「過去幾年都會有學生來和我分享，他們通過了客語認證考試，我衷心地希望我的學生們，不要只有一學期的課程就停止了學習，可以在客家這條路上繼續走下去。」

客家不只在課本上

「像傳統山歌或流行客家歌曲的教學，我都會從頭去介紹時代背景、歌詞詮釋，到朗誦，最後才哼唱。」語言教學不比其他科目的教學，有充裕的教材可用，必須先搜集大量的田野資料，經過梳理後（包含請教醫院主治醫師），

再藉助媒介，慢慢帶入客語教學，讓學生循序漸進地學習，再擴展到他們生活周遭的環境。「還有就是影音教材的建置，在客語教學中帶入類似一八九五那樣的電影，或是一些劇團的演出。」善於使用點-線-面生活式教學法的張清泉老師，透過引起學生的興趣，從興趣出發，再進入到客家語言的學習。

除此之外，張老師還安排學生們進行客家文化節慶的實地校外教學，「10 月份的秋季學期，我會配合臺北市的義民祭，安排他們去參加挑擔奉飯的踩街活動，而 4 月的春季學期，我會以桐花祭作為重點，帶他們去北埔、內灣或龍潭等地，實地去參觀及體驗客家民情。」百聞不如一見，張老師帶領學生們參與客家的習俗活動，在無形中營造客家氛圍，讓學生實際現場去體驗到客家鄉親對於義民的信仰，以及觀賞桐花的喜悅，讓他們對客家文化和語言產生親近感，從而幫助客家語的學習。

為人師長的張清泉教授，不僅希望可以做到傳道、授業、解惑，他更希望自己的醫用客語課程，能讓學生未來在真正作為一位醫師、一位牙醫師、一位藥師及一位營養師的時候，幫助更多的客家鄉親。

張清泉

新竹客家人，曾就讀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及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畢業於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教育研究所，專長是教材教法、課程設計及教學法。目前任教於臺北醫學大學，教授醫用客語課程。





母語的巢 築一個 後生文學夢

採訪報導 / 黃子綺
攝影 / 王志中 林真

我們的祖國並不是所住的國家，而是語言。

請別弄錯；我們的母語才是真正的故鄉。

——蕭沅 (Emil Cioran)

「阿婆綦」 繫著異鄉人的思念

以客語詩「阿婆綦」獲得首獎的陳偉之，人在國外未到現場，當天由父母前來現場代為領獎，平常擔任客語老師的陳偉之媽媽，一走上前就哽咽地說道，「我真的很感動，看到現場的後生人，感覺這麼多年的努力都值得了。」陳偉之媽媽還說，聽完得獎者們的感言，聽他們如何用文字書寫出對客家身分的認同等等，作為一位客語老師，是非常樂見的。她也分享在

「阿婆綦」中，兒子陳偉之如何將對阿婆的思念，對家的思念寄託於詩句之中。被兒子的文字深深觸動內心的陳偉之媽媽，最後更以一句「家，就是有親人在的地方，我希望我們的家，永遠都在客家這個大家庭」，深深打動現場的參與者。



客語詩首獎「阿婆綦」
作者 - 陳偉之的媽媽分
享心得感動落淚。



生活經驗的累積，是文學創作不可或缺的源泉。而母語之於後生文學獎，就像那銜著濕泥的燕子，正一點一點，小心翼翼地構築出後生的文學夢。

邁入第三屆的後生文學獎，不光為當代客家提供了一個開放的文學平臺，經過前兩年的累積，在分享會的現場，更是出現了許多後生新面孔。

除了邀請學者專家擔任與談人外，臺北市府客委會更是以跨時代、跨領域的交流作為分享會主旨，邀請前來參與的得獎者——上臺分享創作理念。

客家小炒—— 餐桌上的時光膠囊

「應該說我所有關於客家的靈感，都是在飯桌上從媽媽那裡得來的。」媽媽是客家人，父親是外省人，本次以小品文佳作「母親的客家小炒」獲獎的李悅，雖然有客家人的身分認同感，但卻也因為不流利的客語被親戚們嘲笑“不是客家人”，這次參加後生文學獎，是將年輕人眼中的客家代表菜「客家小炒」，結合母親的兒時回憶，一併書寫下來。李悅說道，「現在覺得有點後悔了，應該要趁年紀更小的時候，和媽媽多學一點客語。」作為母親的李悅媽媽，也有感而發地認為透過本次文學獎，發現家庭環境中母語教學的不足，「雖然孩子從小就有母語教學，但母語其實是 mother tongue，應該是在家裡就要學會的。」



小品文佳作「母親的客家小炒」作者 - 李悅於後生文學獎活動表示應該更早期學客語。

2017 後生文學獎得獎者們開心留影。





散文首獎「阿婆學字」
作者 - 吳翰章說「希望可以一直書寫下去」。

母語書寫 讓客家人讀自己的模樣

而以自己阿婆的成長故事作為主題的吳翰章，更是以「阿婆學字」獲得本次後生文學獎散文首獎。「父親是河洛人，母親是客家人，但是父母親都不曾以母語和我對話，所以我的客家話是從阿婆那裡，或自己另外去學來的。」以阿婆被送去鄰居家擔任童養媳的故事作為基底，勾勒出年邁的阿婆對於知識的渴求，以及對後輩們教育問題的看重。「就像舉世聞名的文學大師馬奎斯所說，活著，是為了講述。」吳翰章說道，「我感謝這次阿婆和母親提供了一個這麼好的故事，並且還有很多故事，我希望可以一直繼續書寫下去。」



客語詩佳作「打等」
作者 - 吳奕蓉對於
客語傳承現象感觸
良多。

創作 · 跟過去的自己和解

身為女性，或客家女性，難以言喻之苦楚想必或多或少存在著。作為印尼華僑後代的詹怡珍，踩著 66 年次的報名門檻，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參加後生文學獎，運用情感細膩的文字與讀者分享，在大時代環境下，作為印尼華僑身分的母親，輾轉來到臺灣後，為了改善生活窘境嫁個一個自己根本不愛的人的故事。在散文「係係客家人」中，詹怡珍通過描述兒時回憶，母親對自己身分的說謊，刻畫出母親對印尼、臺灣、客家三者之間身分認同的拉扯，更凸顯印尼華僑及印尼華僑第二代對身分認同的躊躇。「我要特別感謝我女兒的母語老師，他聽完我的故事之後，認為我必須要用文字書寫下來。」詹怡珍感動地說道，「我更要感謝我的老公，他是閩南人，但在女兒國小一年級勾選母語課程時，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客語』。」



散文優選「係係客家人」
作者 - 詹怡珍與大家分享對身分認同的感想。

文學 × 母語 × 生活

緊接著上臺的是一位經常在螢光幕前出現的得獎者，客家電視台的新聞主播——吳奕蓉，本次以客語詩獲得佳作的她，更在現場朗誦自己的作品「打等」。吳奕蓉還分享到，自己書寫的「打等」，其實是對平常的新聞工作有感，看到參加客語朗讀比賽得獎的小朋友，將客語稿子背得滾瓜爛熟，回家卻無法用客語和阿婆打聲招呼，這樣的語言傳承現象讓她感觸良多，以此寫下這篇作品。

這群正在學飛的雛燕啊，終於循著自己的母語，歸巢而來，
累積足夠能量之後，又將各自銜著泥，四處尋找屋簷下的一隅，
勤勞地築起，那客家語言的巢……





那些人・那些事

採訪報導 / 劉祈芸
攝影 / 劉祈芸
照片提供 / 客家雜誌社

從發聲到投身 三十年做一件對的事

話說當年「還我母語運動」

動盪的年代，有些人、有些事將永遠被歷史記載著，在 2017 年被授予全球客家最高榮譽獎項——「客家終身貢獻獎」的羅肇錦教授，為我國客語研究的先驅領航者，長期鑽研客語研究 40 餘年，致力語料建設工程，執客家學術研究之牛耳。

早年參與還我母語運動，撰寫「祭國父文」於遊行當天宣讀，說到還我母語運動遊行情景，羅肇錦翻著厚厚一本記載還我母語運動的雜誌，分享著那些紀錄著對語言、文化抗爭的年代，望著桌檯上明滅的燈火，羅肇錦開始說起他的故事。當時還任職教育學院教師，因為學校風氣保守，對於羅肇錦常在客家風雲雜誌撰寫的文章，和在課堂上跟學生分享遇到不公平的事情要挺身而出的言論，讓校方及其他教師非常敏感。羅肇錦也提到，當時也曾在中國時報與龍應台對寫文章〈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也邀她到學校演講。因此，多次被學校警告不得有相關社會



1988年12月28的這一天，客家族群群起現身，以義民爺的黑令旗作帶領，戴上口罩，以國父遺像為精神總領隊，齊心力求改革，每一個訴求，共同承載了當時代的靈魂與血肉，儘管成功捍衛客家核心價值，時至今日，當代是否又能延續其意志，不被大時代的洪流所沖逝？

1988年上萬名客家人扶老攜幼第一次走上街頭，以「和平、奮鬥、救客家」的標語，由國父紀念館出發，沿忠孝東路向立法院前進，在臺北市舉行大規模示威遊行。

運動言論，甚至後來申請另間學校任教，在各方都通過情況下，遲遲未拿到聘書，而是在開學前一天由校長、學務長、教務長到他家，拿著聘書，希望他能不要惹事，雖然當時是解嚴時期，但當局仍存在戒嚴的心態。但即使是這樣，仍無法澆熄羅肇錦推動客家改革的心。

「禁說方言」的政策壓制 成為推動客家改革的關鍵

而致力於客家社會運動的原因，羅肇錦說道，「當時國民政府『禁說方言政策』的壓制，從政治環境到整個社會，對自己的母語，根本就不能研究，不能說，當時就有很深的感觸，很不滿。」或許因為羅肇錦身上始終有個頑強的意識想保存客家語言文化，藉由學校的教學研討會，用半日的時間參與當時還我母語運動中，最振奮人心的宣讀，這段宣讀與文稿，似乎也為羅肇錦往後的人生，做了完美的註解，用大半輩子的時間投入客家語言教育及文化發展，在信仰的道路上，始終一往無前。



（右圖）羅肇錦擔任「還我母語大遊行」的活動發言人，並撰寫「祭國父文」在遊行當天宣讀，爾後開始投入客家研究工作當中，長期深耕客語教學與鑽研客家田野調查，累積豐富客家文獻資料。
（左圖）刊登於客家風雲雜誌上的祭國父文，此篇祭文是最早全篇用客家語撰寫的作品。

羅肇錦：「因為『不滿』 成為我客語工作的使命感」

「現今的世代已經讓現在年輕人沒法感受到客家是很重要的，也不會特別抱著很大的使命感去做。」羅肇錦微微嘆口氣說道。提到 1988 年會有還我母語運動的反動，是因為政府給的壓抑感太大，迫使他們要站出來，替客家的族群發聲，羅肇錦也提到後來在參加一場清華大學演講時，碰到一位是客家人的清潔婦，即使怎麼對他說客語，始終以華語回答，提到當時心境，羅肇錦說道，「當下真的是非常的不滿，但也因為這些不滿，成為我從事客語工作的使命感。」

讓學校保證錄取「客語種子教師」

「語言系統是不可逆的，一旦消失，那就再也找不回來的，像現在的大環境，資訊傳遞這麼迅速，文化、語言是一下就被吞沒掉了。」羅肇錦憂心道，因為當時的國語政策，讓人習慣以華語去溝通，已經不會用客語去表達了，如何讓新生代客家人重新在生活上建立客語？羅肇錦建議道，「要想辦法在公立大學成立客家語文教育學系，全面性的訓練新一輩的客家教師，像師範學院中訓練教華語文老師的方式一樣，培養客語種子教師。」除了密集培養客語師資，羅肇錦繼續說道，「還要再加上一個誘因，讓這些客語種子教師以分發的形式，分發至各地學校，讓他們有工作做。」提升年輕客家人使用客語誘因，維持一定水準的師資教育下一代，才有機會將客家語言使用期延長。

羅肇錦

苗栗銅鑼客家人，語言學專家，曾任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授、中央大學客家學院院長及榮譽教授，大力推動客家文化復興運動，撰寫過《臺灣四縣客語語法》，為臺灣客家語及客家文化研究先驅者。





抗議排斥客家話

1988 年還我母語運動
抗議照片。

以「堂號」取代姓氏 成為第二個維繫客家特色

當臺灣客家話消失以後，怎麼認定是不是客家人？羅肇錦建議說，「要想辦法將第二個特色給找出來，否則語言消失後，客家這個族群也就散了。」說到尋找客家的第二個特色，羅肇錦笑著說道，「或許可以從我們的姓氏著手，以堂號去取代姓氏，就變成四個字，例如羅仁通改成豫章仁通，林天生改成西河天生。這樣就可以很快去區別你就是客家人。」以堂號取代姓氏，雖是維繫客家的另類方法，但在時代不斷更迭的年代，或許這些另類特色，能把新生代客家人重新凝聚起來，而這些特色，也將成為時代洪荒裡客家精神的助力。

大時代的脈動下，會消磨許多事、許多人，但即使還我母語運動結束，羅肇錦卻未脫下鎧甲，持續為客家不斷奮鬥著……。

編輯室



達爾文「進化論」中，物種因為「多元」，所以產生競爭；因為競爭，物種為了生存，所以只能不斷地進化。以此，有人認為多元的文化生態，競爭有助於文化與語言的發展，「多元」則是必要的關鍵因素，所以政府更應該重視弱勢文化的優惠性補貼，讓弱勢的文化語言得以存在，並且持續地努力維持一個多元文化發展的環境，以上論述，老師的看法？



羅肇錦

那是當然！以「多元性」的文化視角，政府更要重視弱勢文化！



蕭新煌翻開《綠色年代 1975~2000：臺灣民主運動 25 年》聊起當年「還我母語運動」。（翻攝自張富忠、邱萬興／編著）。

社會學的眼 看見臺灣客家發展流變

採訪報導 / 劉祈芸
攝影 / 劉祈芸

當年的「還我母語運動」是客家話浮現於大眾社會上的一絲曙光，一晃眼已過三十年，回顧當年運動的奮力抵抗讓文化覺醒，而後生是否能承接上一代的使命感，讓客家走入生活，而不是走入歷史。

「還我母語運動」中的反動思維

從小就在多元族群文化生活圈裡成長的蕭新煌，在多語言的環境下，深刻地體會到自己語言和大多數人說的語言不一樣，對於自己客家身分的認同，「因為和別人不同，所以才建立了客家意識，這種意識是來自於跟別人的不同，來建立我們的同。」說到 1988 年的「還我母語運動」，蕭新煌提出這場社會運動是從個人生活到集體生活的反動，從 1987 年就注意到客家風雲雜誌的蕭新煌，認為在這場社會運動中，客家風雲雜誌是一個啓蒙的活葉，讓客家人意識到從「個人生活」中的客家認同提升到「集體行動化」的客家認同，當時受邀參與運動籌備的蕭新煌，以社會學角度去觀察整個運動的脈動，認為這場社會運動並非偶然。蕭新煌表示，「還我母語運動是當時臺灣社會的『本土化』跟政治『民主化』潮流中的一部分，是受到臺灣整體民主化的洗禮，在時代的洪流下，『順勢』所發展的社會運動」，經過一連串的運動洗禮及相互影響，臺灣社會及文化內涵得以重新去建構組合。

回顧運動後三十年的客家發展

從 1988 到 2018，這三十年間政府推動多項政策保存客家文化及語言，在公共領域接觸到客語的比例大幅提升，蕭新煌分析，現今臺灣客家已儼然成為國族性的族群，由國家政策介入，並協助傳承、維護客家族群的生存與發展，不像是東南亞客家是屬於華人族群下的次族群，讓客家成為國族性有助於國家意識一體化及族群意識多元化的發展。

客家中生代危機 如何解圍？

長期觀察下來，蕭新煌也指出每年的客家母語調查結果，10 歲以下的孩童使用客語比例有在持續增加中，而最危險的反而是中生代的客家人，因為生活的壓力，甚至也沒有機會花點時間去有意識地說客家話，成為客語斷層最嚴重的一代。中生代如何挽救客語？蕭新煌建議，「這個需要公民團體，像是客家的 NGO 去推動

各項客家社交活動，多讓這些中年人有意識的參與有客語環境的社交場域，找回他們的客語記憶。」但多采多姿的客家活動，也易流於「慶典式」的活動，蕭新煌也指出，現今客家活動有「節慶化」的特色，「節慶化」可好也可壞，好的方面可以讓參與的人在活動場域接觸到更多客語及客家文化，壞的方面就是淪為曇花一現的煙火式慶典。

政府與家庭雙管齊下 提高說客語比例

對於客語在生活上逐漸消失，大眾媒體、政府不斷反思檢討該問題根源，而要如何教育下一代客語？也正是多數客家人家庭的心聲，除了倚靠政府政策方面去振興客家外，家庭也是不容忽視的一塊。提到以家庭推動母語，長期觀察東南亞客家人的蕭新煌提到，「東南亞地區也同樣有客家母語的流失，但他們不敢寄望政府去改善，他們只寄望於家庭，他們會以家庭的母語當作唯一的指望。」但蕭新煌也坦言，單方管道去推動必定都有其疏失，以臺灣為例，臺灣因為母語運動的成功，有公共政策的推動，往往會忽略了家庭的重要性，這也將是臺灣需要正面去思考如何將客家語言政策實踐於家庭，而非一味地靠政策去宣導。不管是政府或是家庭，都要有各方管道去推動才有可能將客語繼續傳承下去。

蕭新煌

臺灣社會學者，臺北市客家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曾任該所所長。研究領域及興趣：發展社會學、環境社會學、東亞與東南亞中產階級、社會運動、民間公民社會與亞洲新興民主、非營利組織與第三部門研究、臺灣與東南亞客家研究。



母語的巢，
築一個 後生文學夢。



TAIPEI HAK
AFFAIRS
COMMISSIO